

夜读偶记

生命如奔流不息的夺补河

读陈霖长篇小说《风吹白羽毛》

| 刘德芳 文 |

白马藏族或者说白马人，他们聚居在川甘边界的大山深处，与大熊猫为邻，被称为“民族活化石”。他们帽子上插的那根白羽毛是其标记。近些年，作家陈霖对白马人的书写似乎情有独钟。《白马叙事》《白马部落》和《风吹白羽毛》，三部长篇从非虚构到虚构，在越来越大的景深里，递进式呈现出的民族形象，越来越清晰。

具体到小说《风吹白羽毛》，在陈霖关于白羽毛的叙事谱系里，又告诉我们些什么？

首先，小说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完全陌生化的地域。与世隔绝的大山深处，奔腾不息的夺补河边，十八个古寨组成的白马部落，原始而神秘。这里实行土司一番官一头的社会治理结构，至高无上的山神叶西纳玛无处不在，掌控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甚至生老病死。人们生存艰难却知足常乐，随时以歌舞自娱，生存状态似在人类童年。

其次，以白马番官白雄为主线，小说讲述了三代人的传奇故事。头人格庄之子其汝（白马语，意为狗崽子）——格庄因前面两个儿子的夭折而给他取了个贱名。致命的传染病流行，其汝生命垂危，格庄猎杀了一头大熊猫，并将儿子改名多嘎（白马语，熊猫），让儿子与熊猫进行生命置换。十年后，多嘎好友尼玛塔因偷盗烟土而被父亲番官杰瓦亲自用石头砸死，多嘎悲伤不已。当意外得知尼玛塔死于父亲格庄的权谋时，他选择了叛逆，离家出走，在汉区当了背夫。

江湖的磨砺让他脱胎换骨，不但说

汉语、穿汉服，还改多嘎为白雄，成为打死棒老二的勇士。后来，格庄战死，他幡然悔悟，赶回家中只来得及给父亲一个不失体面的葬礼。不久，白雄出走前聘下的妻子、美丽的拉雅因难产而死，给他留下漂亮的女儿艾玛。几个月后，番官杰瓦病死，白雄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和番官遗孀——比他母亲年龄还大的索曼早结婚。接踵而至的是土司的惊人宣布：由白雄接任番官。从此，白雄意气风发。他种鸦片，买枪，壮大实力，成功报了杀父之仇，蹬了索曼早而夺占部下之妻拉姆。在部落遭遇国民党中央军烧杀掳掠和瘟疫之后，他带头捐钱捐物，组织自救，还合纵连横争取外援，挽救部落于水深火热之中。1949年底，他率队参与起义，为本县的和平解放立下功劳，在新时代干得风生水起。然而，就在即将当上副县长之际，与他关系很深的两个本县大佬一个被枪毙，一个自杀，白雄自己私藏枪支和鸦片事发，谨慎多疑的他竟生吞藏在帽子中的鸦片而亡。一代枭雄，终究逃脱不了活不过四十五岁的家族魔咒。

传奇的故事，有非虚构般的结实，也充满马尔克斯式的魔幻。巫师才可以在夺补河上自由往返，如履平地。他的法器在非常之时不吹自鸣，传达警讯。临死之前，他吐出嘴里仅存的两颗牙齿，直射中央军侦察队长汤羽脑门，给他留下两个鸡蛋大的血包。他死后，成千上万的蛙鸣，像是悲恸的大合唱，风一样在峡谷里回荡。尸体旁边，还躺着一群死狗——它们啃噬巫师却被他

坚韧的皮肉活活累死。白雄死后，又后悔了，灵魂数次想回到自己的肉身。但至高无上的山神也救不了他，最终带着他灵魂在天空飞翔的，却是他自杀时从帽子上拔下来扔掉的那根白羽毛。

封闭地域里的小人物，故事传奇而魔幻，却与风云激荡的大时代息息相关。外国探险家、地方恶势力、红军长征、胡宗南部队、解放战争，背景宏大，波澜壮阔。以白雄为代表的一众人物的身不由己，命运随时局的动荡而沉浮不定，却仍然释放出无尽的生命力。

《风吹白羽毛》的语言简洁、生动形象，无一不呈现出作者精到的笔力和深厚的语言功底。比如——

“下弦月还在天边。月光如水，在乱石路上夺补河一样哗哗流淌。”

“在一轮又一轮的酒歌声里，喝上几碗几盅，酒就会像猎狗一样把内心深处藏掖着的东西像林中野兽一样撵出来。”

“里面有两块煮熟的腊肉、五双柳皮鞋、十几个火烧馍和两个灌满啤酒的牛尿泡，让他完全感觉不到重量，像是长在自己身上的肢体或者器官。”

“格庄举枪，瞄准，只需枪响，它们就会掉下来，就像一坨银子从天而降。”

陈霖不愧是散文名家，各种修辞信手拈来，纯澈美丽的句子源源不断地流淌，正如白马部落那条奔流不息的夺补河，释放着不尽的生命力。

《风吹白羽毛》，陈霖 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定价：72元

品书录

民歌的心声

读《庶民之声：近现代民歌与社会文化嬗递》

| 金夏辉 文 |

在这片神州大地上，许多诗词歌赋流芳百世。而众多流传于人们口中的民歌，同样也有着极强的生命力，成为后世学者最为珍视的研究材料。《庶民之声：近现代民歌与社会文化嬗递》便是一本系统整理近现代民歌研究成果的图书，由文学博士周玉波所著。读者能从中看到许多发自民众内心的朴素民歌——既有其朴素活泼之风格，又有其真挚饱满之感情。

司马迁曾言：“《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近现代的民歌也是如此，纵使创作者称不上圣贤，但也是性情中人，以强烈的朴素感情，创作了大量感情真挚的民歌作品。近现代民歌内容庞杂，其中的情歌最为精彩，恰如今日言情作品的流行。譬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便涌现了不少都市情歌，既有旧式民歌——“正月里想我郎郎郎是新年，小才郎出外去到有大半年……十二月里想我的郎郎郎天竺果儿红，但听得门上铜铃儿响叮咚……”也有旧调填新词、颇具都市气息的新式民歌——“一请郎写情书，写封那情书呀与郎知，等郎三天郎未到，小妹那心中是要发痴。二请郎打电话……”还有山歌剧《王娇容游春》，将流行的明清戏曲故事融入民歌，如“纱窗儿外月影儿东，佳人猛见借书生……从今后夜夜同床，作夫妻地久天长，这才

了却相相思悵”，表现了男女偶遇、男女私订终身等情节，这不仅是民歌形式的创新，也反映了普罗大众对男女感情的喜爱。

在形式不断发展创新的民歌中，不变的是穿越岁月仍可撼人心神的真情。除了男女感情，书中也不乏青楼女子的倾诉、寡妇的哀鸣、文人的劝民警句，向读者展现近现代百姓胸腔中溢满的情绪，读来颇为动人。

当然，民歌之情绪，并非唯一值得关注之事，在纷杂的现象背后，不同领域的学者，都能从中发现自己感兴趣的独特脉络。譬如抗战时期，出于抗战宣传需要，民歌成了重要的传播载体之一，推动全民抗战热潮的形成。在此期间，不少文艺创作者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创作，采用了自己过去“并不十分看得起”的创作手法——更为大众所接受和理解的文艺形式，如大鼓书、河南坠子等。对此，著名文学家老舍坦言：“现代我们死心塌地地咬紧牙根争取民族的自由生存，文艺创作必须深入民间……可是我们也确实认识了军士人民与二十年来的新文艺怎样的缺少联系。”由此看来，抗战民歌的研究，而可以延伸到抗战时期文艺工作者创作思想的具体探讨。

再如在明清性别研究中，来自青

楼女子、帮佣大妈、做工阿姐等女性的民歌，也成为展示女性心理的重要样本。两汉期间的汉景帝刘启写过《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认为“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刘启在位期间，继承汉文帝黄老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指出编织精致华丽的丝带，是伤害女工的事。刘启反对过度奢侈精美的想法自然没有错，但在普通女性的个体视角中，与绣工艺相关的物件，则成为寄托厚重情谊的载体。《子夜四时歌》有云：“那能闺中绣，独无怀春情”“佳人步春苑，绣带缤纷葩”。“绣”系列民歌，体现了女性对绣工艺制品的个性审美，及其承载的情爱之意，与宏观视角下视绣物件为单纯工艺品的看法截然不同。

窃以为，民歌始终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因为我们可以直视第一手资料，尤其是近现代在语言风格上与今天略有差异的民歌，它们来自祖辈的真实吐露，不带任何虚伪的修饰。翻开《庶民之声：近现代民歌与社会文化嬗递》，一群人仿佛就在读者眼前歌唱，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下，倾诉着自己的感情，打动着今天的我们。

《庶民之声：近现代民歌与社会文化嬗递》，周玉波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第1版，定价：118元

上架新书

商务印书馆 80元
「美」弗罗斯特著，曹明伦译
《弗罗斯特文集》



弗罗斯特是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一位诗人，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具民族性的诗人。读这部《弗罗斯特文集》，可有助于我们了解弗罗斯特的诗歌理念和艺术追求政治倾向，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位诗人，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欣赏他的诗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80元
「奥」英格博格·巴赫曼著，王韵沁译
《马利纳》



一个精神状态堪忧的女作家日记，女性书写的永恒经典；巴赫曼悼念策兰之作，沉入水中与遁入火焰的诗人之爱；眩晕般的阅读体验，意象闪烁的诗性漫游。

上海三联书店 80元
双雪涛著
《不间断的人》



《不间断的人》是双雪涛的全新中短篇小说集。七个故事装置，探向古老与未来时间。在这部全新作品中，人心与科技，经历与幻想，现实与虚构，S市与北京，最终在小说中难分彼此，共同成为探索写作可能的精密试验。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80元
赵菱著
《会发光的聲音》



聚焦红领巾讲解员这一新群体，从“声音”这一独特角度切入，以开阔的视野、新颖的题材、鲜活笔触、饱满的情感、感人的故事，塑造了鲜明的时代群像，是一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

百草园书店提供